

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

戲曲劇本選集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

戲曲劇本選集

下

中國戲劇家協會編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三年·北京

遊 龜 山

秦腔演出本 西北代表團演出

馬健翎 改編

人物

田玉川(川)

田雲山(山)

田夫人(妻)

田 明(明)

胡 彥(彥)

胡鳳蓮(蓮)

盧 林(林)

盧世寬(寬)

盧夫人(老)

家 郎(郎)

郝子良(郝)

董 威(董)

徐錫公(徐)

姚大廉(姚)

唐 將(將)

四家丁

四校衛

四漁夫

中 軍

四 兵

第一場 遊山

田玉川上。

川 (引)三更燈火五更雞，
正是男兒立志時。

(坐，詩)

庭前多栽棲鳳竹，
池塘常養化龍魚，
要知古今中外事，
必須讀盡五車書。

(白)學生姓田名車字玉川。父名雲山，兩榜進士，與明爲臣，官居湖廣江夏縣知縣。學生既讀詩書，又習拳棒，學就了文武全才。

(看)今日天氣晴和，不免去到龜山遊玩一回。田明。

田明上。

明 有。

川 老爺若問，就說我遊學未歸。

明 是。

川 正是：到處留心皆學問，遊山玩景爽精神。(唱“雙留”)

我這裏出門來龜山遊玩，
東邊看西邊望慢步向前，

青的山綠的水風景一片，
遊一遊散一散快樂心間。(下。)

第二場 打魚

胡彥、胡鳳蓮上。

彥 (拉船，唱“二六”)

父女們孤零零愁眉不展，
家貧窮每日裏打魚吃穿，
這幾日只覺得身體困倦，
爲日月我還得打魚一番。(留。)

蓮 (唱“二六”)

遭不幸我的母早把命斷，
丟下了父和女實實可憐，
老爹爹這幾日身體困倦，
爲日月他還得打魚江邊。(齊板。)

彥 兒呀，觀見船頭水浪亂滾，必是有魚，我兒將船撐穩，待父撒他一網。

蓮 是。

彥 (脫衣，撒網，拉了三下)兒呀，網內甚重，必有大魚，我兒將船撐穩，待父用力拉來。(再用力拉網上船)我兒看過。

蓮 (見魚驚)啊呀爹爹!那網內不像是魚，好像是個小孩子。

彥 這水內哪來的小孩子，待父看過。(看)哈哈哈!

蓮 爹爹發笑爲何?

彥 此魚人頭魚身，名叫娃娃魚，世上罕有之物，若到大街市上，就能多賣幾貫銅錢，你叫爲父怎得不喜，怎得不笑。噢……(發酸氣喘。)

蓮 爹爹怎樣了?

彥 爲父這幾日身體不爽，方才打魚，多費力氣，因而有些難過。
蓮 既然如此，爹爹就不必上街賣魚去了。
彥 兒呀，爲父若還不去，你我吃穿從何而得來，還是去的好。
蓮 還是不去的好。
彥 蠢才，前日不讓爲父前去，昨日不讓爲父前去，今日又不讓前去，難道等着餓死不成。
蓮 爹爹……
彥 嗯。不必多言，看過魚籃，快快搭了扶手。
蓮 (搭扶手，送胡彥登岸) 爹爹，你要早去早回。
彥 (唱“軟二六”)

啊！兒呀，
(唱“二六”)
我兒不必把心耽，
爲父心中自了然，
賣了魚兒就回轉，
我不在外邊多留戀。(留，下。)

蓮 (唱) 老爹爹髮白年紀邁，
帶病上街實可哀，
將船兒撐在江心待，
單等爹爹早回來。(截，下。)

第三場 打架

盧世寬帶四家丁上，家郎拉犬隨上。

寬 走哇，(唱“搖板”)

行步兒來在了龜山脚下，
大河兩岸好生涯，

鹽店、當舖本錢大，
京貨鋪內貨物雜，
古董行道有字畫，
畫上畫的女娃娃，
搖搖擺擺笑哈哈，哈哈。哈哈。
忽聽前邊鬧喧嘩，
不行走且坐下，
叫家郎前邊去問他，（留。）

胡彥提魚籃上。

彥 （唱“硬搖板”）

行步兒來在了龜山地面，
手提着娃娃魚要賣銅錢。（戴。）

（白）買魚來，我賣的怪魚。

郎 老漢你喊叫什麼？

彥 我是賣魚的。

郎 你賣的什麼魚？

彥 我賣的是怪魚。

郎 魚就是魚麼，什麼怪魚？

彥 此魚人頭魚身，名叫娃娃魚，世所罕有之物，豈不是個怪魚。

郎 （看魚）果然不錯，莫大爺，那邊有一老漢，賣的什麼怪魚。

寬 叫他過來。

郎 老漢，我們大爺喚你，

彥 哪個大爺呢？

郎 湖廣總督的兒子盧大爺。

彥 參見盧大爺。

寬 罷了，罷了。老漢 你喊什麼？

彥 我老漢是賣魚的。

寬 你賣的什麼魚？

彥 我賣的是怪魚。

寬 魚就是魚，什麼怪魚？

彥 此魚人頭魚身，名叫娃娃魚，世所罕有之物，豈不是個怪魚。

寬 什麼怪魚？

彥 怪魚。

寬 娃娃魚？

彥 娃娃魚。

寬 呈上來，大爺觀看觀看。

彥 是。（以籃示盧世寬。）

寬 （取魚看了一下）小子們，果然人頭魚身，是個娃娃魚。好魚，好魚！

丁 好魚，大爺就該買下。

寬 對，買下。哎！老漢，你這條魚要賣多少錢？

田玉川暗上，看這一邊的事情。

彥 要賣三貫銅錢。

寬 嗯，你這老漢，這樣大年紀，怎麼不會講話？你這個魚長不過一尺，重不過三斤，就要三貫銅錢，就該送與大爺才對。

丁 是呀！就該送與我家大爺才對呀！

彥 啊哈大爺，你看我老漢打魚之家，指魚度日，若送與大爺，我老漢的吃穿該從何來？

寬 什麼，你指打魚吃穿？

彥 正是。

寬 既然如此，我就與你三百文銅錢。

彥 三百文銅錢太少，我便不賣。

寬 怎麼不賣？

彥 不賣。

寬 哼！你賣也得賣，不賣也得賣！

彥 呃，魚是我打的，不賣還是不賣。

郎 這一老兒，你好不識時務，我家大爺乃是少年任性，他若動怒，你如何惹他得下？不如暫且將就應允，下次上得街來，我們替你多賣幾個。

丁 老漢賣了吧。

彥 (長嘆一聲)唉！好，我就賣與大爺。

寬 怎麼你賣了？

彥 賣了。

寬 哎，老漢，你看我大爺今天閒遊龜山，未曾帶錢，改日你到帥府來領。

彥 哎，你看我家中米麵全無，我老漢賣魚是不欠賬的。

寬 怎麼你不欠賬？

彥 不欠賬。

寬 混賬，大爺今天買你這條爛魚，你說了多少嘮嘮話，你與我滾。(擲魚。)

彥 (去搶魚，家丁叫狗去咬，狗把魚咬住，胡彥去搶魚，被狗將手咬爛)你們放出惡犬咬爛我的雙手，你們站在旁邊取笑，真是六畜一般！

郎 你還敢罵大爺。(向盧世寬)大爺他罵呢！

寬 什麼罵哩，這還了得！小子們，重打四十皮鞭。

家丁打胡彥。正打間，田玉川上前擋定。

川 呸，你們好生無理，買去民魚，不給銅錢，縱犬傷人，又來拷打，真是豈有此理！

丁 哎，稟大爺，打不成了。

寬 怎麼打不成了？

丁 來了。

寬 誰來了？

郎 一個小伙子來了。

寬 待大爺看過。哎，大爺我打這個老漢，你莫非心中不服？

川 你少爺心中有些不服！

寬 哎，世上怎麼還有一個少爺？

丁 問個明白。

寬 對，要問呢，怎麼世上還有個少爺？這一狂生，口出大言，你是誰家的兒子？

川 江夏縣之子田玉川。

寬 哈哈，怪道怪道。草蛇吞起象來了。（唱“二六板”）

罵聲狂生好大胆，
少爺面前敢多言，
我的父總督官衙顯，
難道說不如你七品官。

川 （唱）我與你講的是情理，
誰與你比的大小官，
大小官，大小官，
官大無理招禍端。

寬 （唱）雖然不比大小官，
總督知縣不一般，
總督真是五虎顯，
知縣好比一雞蛋，
想用他來玩一玩，
不用一捧雲時間，
你大爺雖把王法犯，

你娃娃不敢送當官。

川 (唱) 王子若把律條犯，
與庶民百姓都一般；
縱犬傷人理有欠，
拷打漁夫太橫蠻。

寬 (轉浪頭)

大爺威風誰敢管，
打死他與你屁相干？

川 (唱) 見死如何能不救，
以官欺人理不端。

寬 (唱) 口出大言你真大胆，
竟敢虎口把牙搬！

川 (唱) 今日你把王法犯，
難道律條不斬官！

寬 (唱) 你大爺今日把法犯，
你大睜兩眼把我觀。(截)

(白) 不用管，你滾蛋。

川 不合情理，令人可恨。

寬 你手之舞之，莫非還敢打我大爺不成？

川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。

寬 量你不敢！

川 你料不就。

寬 量你不敢！(起浪頭，唱“帶板”)

罵聲狂生好大胆，
井內蛤蟆翻了天，
吩咐小子放虎犬。

衆放犬，犬去咬田玉川，田玉川將犬一腳踏住。

川 (唱)——脚踢犬面朝天 (截，將犬踢死。)

郎 (“快板”)

吃，吃的肥，咬的急，咬咬咬！

怎麼不咬順地倒，

好好好，打死了，

(白)稟大爺，不好了！狂生把咱虎犬打死了。

寬 待我看來。(看犬死)真個死了，拉過拉過，嗒！好一狂生，打死大爺的虎犬，哪裏容得，來，給我帶了。

川 你們誰敢來？

郎 我敢來。(被田玉川一拳打倒。)

寬 (走到田玉川跟前)你是不想活了，真要打架？

川 說打便打。(順手將盧世寬打了一拳。)

寬 (挨了一拳，簡直連氣都換不上來了)小子們，打打！(盧世寬、家耶站在一邊，四家丁打田玉川。)

丁 (圍上)打！

川 怎麼，要打？

丁 要打！

川 哈哈！

丁 哈哈！

川 嘿嘿！

丁 嘿嘿！

川 好！(說着脫衣捲衣)此地倒也寬闊，打出個名目，叫兒輩見識見識。

說是你們，來來來！(出手打甲、乙二人一個個倒爬片，同時起浪頭唱。)

怒髮冲冠心火冒，(打倒甲)

大胆的奴才敢撒刁。

將四人打倒。家郎同田玉川打，被一脚踢倒。盧世寬下來向田玉川撲去，被田玉川幾拳打倒。

胡彥呻吟。

川 (向胡彥)老伯何不去走？

彥 渾身疼痛，難以立站。

川 待我攙你一把。(將胡彥扶起。)

胡彥下。

川 (用手摸盧世寬)啊，不好，一時失手，將賊打死，但只說這……有了，不免暫且躲在龜山後面，再作道理。正是：推開生死境，跳出是非坑，好賊。(下。)

郎 (起來偷看，見田玉川走去)快起來，快起來，找大爺。

四家丁先後起來。

郎 哎，這不是大爺？

衆將盧世寬扶的坐起。

寬 小子們，(昏昏迷迷地)田玉川呢？

丁 我們打跑了。

寬 跑了？

丁 跑了。

寬 小子們，快給大爺抬轎去。

丁 哪裏來的轎子嘛！

寬 不行，我得坐轎。

丁 (使計大喊)田玉川來了！

盧世寬同衆慌張下。

第四場 哭父

胡鳳蓮上。

蓮 (唱“緊頭”)

老爹爹去賣魚不見回轉，
站船頭望的人兩眼發酸，
這邊不見那邊看，
叫了聲爹爹你早回還。(下。)

彥 (內)啊!(緊三棒上)

(唱)四十鞭打的我皮開肉綻，
(叫頭)我把你賊呀，我把你賊呀！
(唱)犬咬爛兩隻手痛爛心肝，
猛抬頭見女兒搖船遊轉，
招招手叫女兒快把父攙。

胡鳳蓮遙望上，猛見父狀，慌張搭了扶手扶胡彥上船。

蓮 爹爹怎麼樣了？

彥 唉，兒呀！(拉椅子，接唱“二流”)

有爲父提籃兒賣魚上岸，
行走在龜山地起了禍端：
父遇見盧總督公子之面，
買去了娃娃魚不給父錢，
放惡犬吞魚兒父手咬爛，
差家人又打父四十皮鞭；
多虧了江夏縣公子來見，
懷抱着不平事氣憤上前，
他一足踢死了養虎惡犬，
叫罵那無理人作事不端，
將那些害人賊一齊打散，
才救下你的父轉回江邊。

霎時間——

(轉“帶板”)

只覺得頭昏氣又喘，
不由我一陣陣心血上翻，
右手兒抓住了親生女，
左手兒不住地拍胸前。
爹爹我今死後陰魂不散，
我的兒與爲父要去伸冤。

蓮 爹爹！

彥 噢！噢！（死。）

蓮 爹爹爹爹……（見父死，放聲大哭）哎呀！（唱“帶板”）

見爹爹直挺挺血冷氣斷，
老爹爹，老爹爹，
丟下了女孩兒好不可憐，
我這裏不住的大聲哭喊，
驚動了滿江的打魚船。
爹爹……

漁夫甲、乙、丙、丁分兩頭上。

衆 （唱）走上前來把話問，

鳳蓮啼哭爲哪般？

（白）鳳蓮爲何放聲大哭？

蓮 衆位伯伯、叔叔，我爹爹叫人家打打打打死了。

衆 現在哪裏？

蓮 現在船艙。

漁甲 我們將船挽住，同過船去。

衆漁夫到胡鳳蓮船。

衆 啊，胡大哥呀！

漁甲 好氣也。（唱“帶板”）

——見大哥把命斷，

漁乙 （接唱）

不由叫人惱心間，

漁丙 （接唱）

大姐你可知兇犯？

漁丁 （接唱）

打他一頓再見官。（留。）

蓮 衆伯伯、叔叔請聽了。

（唱）未開言不由我將心痛爛，

衆位伯伯聽心間。

總督兒子盧世寬，

衆 噢！

蓮 （接唱）

買去了魚兒不給錢，

犬將我父手咬爛，

差家人又打四十鞭，

回到船艙把命斷，

臨死囑咐千萬言，

衆位伯伯多憐念，

快與我父伸屈冤。（截板）

（白）衆位伯伯、叔叔快快與我父伸冤報仇……

漁甲 咳，這就難了！若是旁人打死還能伸冤報仇，你想盧公子乃是

兩湖總督之子，湖、廣兩省就是他的官大，我們哪裏去告？

蓮 打死我父，難道白白罷了不成？

漁乙 他雖官大，也不該無故欺壓百姓，打傷人命，我們有理，還是設法伸冤告狀才是。

漁丙 無故打死人命，此事不能罷休。

漁甲 你們都說的對，咱們大家幫助湊些零碎銀子，然後才能告狀。

漁乙 這樣是對的。

蓮 (哭) 爹爹。

漁甲 哎，鳳蓮。(唱“二六”)

鳳蓮不必淚漣漣，

漁乙 (接唱)

大家與你湊銀錢，

漁甲 (接唱)

滿江的漁家都傳遍，

各人跳上自己的船艙。

衆 (接唱)

幫助鳳蓮去伸冤。

蓮 (哭) 爹爹爹爹。

衆 鳳蓮莫要啼哭，你父雖死，大家管照，不能叫你爲難。

衆漁夫下。

蓮 多謝衆位伯伯、叔叔。(左右望衆不見，唱“帶板”)

衆伯伯一個個把我憐念，

胡鳳蓮在船艙好不心酸，

含悲淚我只把世事抱怨，

爲什麼坐高官無法無天？

爲什麼老百姓有冤難喊？

爲什麼女孩兒不勝兒男？